

目 次

一八八五年

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/ 3

闲人 / 8

家长 / 14

村长 一场小戏 / 19

死尸 / 25

妇女的幸运 / 31

厨娘出嫁 / 36

墙 / 42

纪念演出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/ 46

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/ 52

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/ 54

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/ 59

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/ 64

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/ 68

在异乡 / 73
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/ 78
睡意蒙眬 / 83
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/ 88
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/ 95
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/ 101
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/ 106
贵重的狗 / 112
作家 / 116
钢琴乐师 / 120
过火 / 127
失业 / 132
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/ 138
老年 / 142
哀伤 / 148
唉,公众啊! / 154
孺头 一场小戏 / 159
纯朴无瑕 故事 / 167
纸包不住火 / 174
愤世嫉俗者 / 179
她的丈夫 / 184
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 后台的故事 / 191
梦境 圣诞节故事 / 195
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/ 201

镜子 / 207

一八八六年

新年的大苦大难 / 215

艺术 / 219

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/ 226

功败垂成 / 230

初出茅庐 故事 / 233

孩子们 / 240

发现 / 247

苦恼 / 252

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/ 259

风波 / 266

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/ 275

演员之死 / 278

安灵祭 / 286

愚蠢的法国人 / 292

安纽达 / 297

祸福无常 谢肉节的布道题材 / 303

大人物 / 305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 / 309

巫婆 / 316

毒 / 330

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/ 336

捉弄 / 346

阿加菲雅 / 351

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/ 363

狼 / 367

到巴黎去！ / 375

在春天 / 382

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/ 388

噩梦 / 391

在河上 春季小景 / 406

格利沙 / 414

爱情 / 418

题解 / 425

老年

五等文官建筑师乌节尔科夫到达了他故乡的城里。他受聘到这儿来修复墓园的教堂。他原是在这个城里出生、读书、长大、结婚的，可是临到他下火车，却几乎认不得它了。一切都变了样子。……比方说，十八年前他搬到彼得堡去的时候，现在火车站的所在地，原是男孩们捉黄鼠的地方。如今大街路口上矗立着四层楼的“维也纳旅馆”，那时候这儿却只伸展着一道难看的灰色围墙。然而围墙也罢，房屋也罢，都不及人的变化大。乌节尔科夫向旅馆里的茶房打听了一下，这才知道他所记得的人倒有半数以上已经死掉、落魄、被人忘却了。

“你记得乌节尔科夫吗？”他向年老的茶房问起他自己。“乌节尔科夫，建筑师，跟他妻子离了婚的。……在斯维烈别耶夫街上还有过他的一所房子。……你总该记得吧！”

“我不记得了，先生。……”

“噢，怎么会不记得！当时那是个闹得满城风雨的案子，就连出租马车的车夫都知道。你想想看！那是由诉讼代理人沙普金那个骗子经办的……他是个有名的骗子，就是在俱乐部里挨过打的那个人。……”

“伊凡·尼古拉伊奇吗？”

“嗯，是啊，是啊。……怎么样，他活着吗？死了？”

“他活着，先生，谢天谢地。他老人家现在做公证人，开办一家事务

所。他老人家过得挺好。在基尔皮奇尼街上置下两所房子。不久前把女儿嫁出去了。……”

乌节尔科夫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，思忖一阵，由于闷得慌而决定去探望沙普金。他从旅馆里走出来，缓步往基尔皮奇尼街走去，那是中午时分。他在事务所里碰见沙普金，几乎认不得他了。沙普金原先是个身材匀称、动作敏捷的诉讼代理人，面相活泼，厚颜无耻，醉醺醺的，现在却变成一个谦和、白发、衰弱的老人了。

“您不认得我，忘记我了……”乌节尔科夫开口说。“我很久以前委托您打过官司，姓乌节尔科夫。……”

“乌节尔科夫？哪一个乌节尔科夫？哦！”

沙普金想起来了，认出他来，愣住了。接着就是惊叹，问讯，回忆。

“这可意想不到！这可意想不到啊！”沙普金连声叫道。“该拿什么来款待您呢？您愿意喝香槟酒吗？也许您想吃牡蛎吧？我的好朋友，当初我从您手里先后拿过那么多钱，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东西来款待您了。……”

“请您不必费心，”乌节尔科夫说。“我没有工夫。我马上就要到墓园去，看看那个教堂。我接受了修复教堂的工作。”

“好极了！我们吃点东西，喝点酒，然后一块儿去。我有几匹好马！我送您去，再介绍您跟教堂的长老认识……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。……可是您怎么了，天使？好像您躲着我，怕我似的。您坐近一点嘛！现在已经用不着害怕。……嘻嘻。……从前我确实是个狡猾的家伙，骗钱的能手……谁也不敢走到我跟前来，可是现在我却比水还要安静，比草还要低下。我老了，成了家……有儿女了。到死的时候了！”

两个朋友吃完东西，喝完酒，坐上一辆双套马的雪橇，到城外的墓园去。

“是啊，那时候可真有意思！”沙普金在雪橇上坐着，回忆道。“我

回想起来，简直不能相信。您还记得您是怎样跟您太太离婚的吗？事情几乎已经过去二十年，恐怕您已经完全忘记了，可是我都记得，就像昨天才给你们办离婚手续似的。上帝啊，那时候我费过多少心血！当时我是个狡猾的家伙，强词夺理，故意刁难，坏透了。……那时候我一心想办个棘手的案子，特别是报酬丰厚的话，比方说，像您要我经办的那种案子。那时候您给过我多少钱？五六千！是啊，那怎么能不费点心血呢？当时您到彼得堡去了，把整个案子都丢给我：随你去办吧！您那位现在已经去世的太太索菲雅·米海洛夫娜，虽说出身于商人家庭，却性情高傲，自尊心强。要收买她，让她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，是困难的……困难极了！那时候我到她家谈判，她见到我就对使女嚷道：‘玛霞，我可是吩咐过你，不准放坏蛋进来！’我就想出这个办法，想出那个办法……又给她写信，又极力找机会同她见面，可是都没用！我只好转托第三者出面办事。我跟她闹腾了很久，一直到您答应给她一万，她才让步。……她抵不住那一万，软下来了。……她哭起来，对着我的脸吐唾沫，可是她同意了，她承担罪名了！”

“好像她从我这儿拿去的不是一万，而是一万五，”乌节尔科夫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一万五，我弄错了！”沙普金慌张地说。“不过，这都是过去的事，有罪过也不用隐瞒。我给了她一万，余下的五千就放到我的腰包里去了。我欺骗了你们两个人。……这是过去的事，也用不着害臊了。……况且，您想想看，包利斯·彼得罗维奇，我不赚您的钱还赚谁的钱？……您是个阔人，衣食饱足。……您吃饱了没事干而娶亲，后来又吃饱了没事干而离婚。您发了大财。……我记得，您单是包下一项工程，就捞到两万。那么不挖您的腰包还挖谁的腰包呢？再者，老实说，我瞧着眼热。……您捞了油水，人家见到您倒要脱帽鞠躬，可是我呢，往往挣一个卢布就要挨打，而且在俱乐部里我常挨人家的耳光。……哎，何苦去回想这些！现在也该忘掉这些了。”

“劳驾，请您说说看，索菲雅·米海洛芙娜后来生活得怎样？”

“拿到一万以后吗？糟糕得很。……上帝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，也许她昏了头，也许良心和自尊心折磨她，因为她贪财而出卖了自己，也许她爱您也未可知，总之，您要知道，她喝起酒来了。……她拿到钱，就跟军官们坐着三套马的马车在外面兜风。酗酒啊，玩乐啊，放荡啊。……她跟军官们一块儿到饭馆去，嫌波尔图^①或者淡点的酒不过瘾，总要喝顶凶的白兰地，喝得浑身发烧，昏头昏脑才甘休。”

“是的，她脾气古怪。……我也受够了。有时候她为一件什么事怄了气，就闹起来。……那么后来怎样呢？”

“过了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……我正坐在家里写东西，忽然房门开了，她走进来……醉醺醺的。她说：‘您把那些该死的钱收回去吧！’她说着就把一沓钞票往我脸上扔过来。可见她受不住了！我拾起钱来，点了点数目。……缺了五百。她玩玩乐乐一共才花掉了五百。”

“那么这笔钱您怎么处置了？”

“那是过去的事……也用不着隐瞒。……当然，都归我自己了！您干吗这样瞅着我？您等着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。……那是一篇地地道道的长篇小说，变态心理学！大约过了两个月，有一天晚上我喝醉酒回到家里，心情恶劣。……我点上灯，一看，不料索菲雅·米海洛芙娜在我房间里的长沙发上坐着，她也喝醉了，心绪烦乱，带点野气，好像是从贝德拉木^②逃出来似的。……她说：‘您把我的钱还给我，我改主意了。既是走下坡路，就索性放开步子往下走，走到底吧！快点，混蛋，把钱给我！’她那样儿真不像话！”

“那么您……给她了吗？”

“我记得我给了十卢布。……”

① 一种比较浓烈的葡萄酒。

② 伦敦的一个疯人院。

“嗨，怎么能这样呢？”乌节尔科夫皱起眉头说。“要是您自己不能给她，或者不愿意给她，您尽可以写信给我啊。……可我一点也不知道！啊？我一点也不知道！”

“我的好朋友，何必由我来写信呢？后来她住在医院里，她自己不是给您写过信吗？”

“不过当时我正为新的婚事忙碌不堪，晕头转向，没顾得上给她写信。……然而您是局外人，您对索菲雅没有恶感……为什么您不伸出手去帮助她呢？”

“您不能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那时候的事情，包利斯·彼得罗维奇。现在我们是这样想，可是当时的想法却完全不同。……现在，或许，我甚至能给她一千，可是那时候就连那十卢布……也不是白白给她的。那真是丑事！应该把它忘掉才对。……不过，喏，我们到了。……”

雪橇在墓园门口停下来。乌节尔科夫和沙普金下了雪橇，走进门，顺着一条漫长宽阔的林荫道往前走去。枝叶脱落的樱桃树和洋槐树，灰色的十字架和墓碑，都披着重霜而颜色银白。每颗小小的雪粒上都映着明亮晴朗的白昼。四下里弥漫着墓园里常有的气味：神香和新创开的泥土味。……

“我们的墓园很不错，”乌节尔科夫说。“完全是个花园！”

“是的，然而可惜，墓碑被贼偷走了。……喏，索菲雅·米海洛芙娜就埋在那边，在右面那个铁纪念像后边。您愿意去看一下吗？”

两个朋友就往右拐弯，踏着深深的积雪，往纪念像走去。

“就在这儿……”沙普金指着一块小小的白色大理石墓碑说。“有个准尉在她的坟上立下这块墓碑。”

乌节尔科夫慢慢地脱掉帽子，迎着太阳亮出他的秃顶。沙普金学他的样，也脱掉帽子，于是另一个秃顶迎着太阳发亮。四下里是坟墓般的寂静，好像空气也死了似的。两个朋友瞅着那块墓碑，默默不语，思索着。

“她沉睡了！”沙普金打破沉默说。“她承担过罪名也罢，喝过白兰地也罢，如今在她已经无所谓了。这您得承认，包利斯·彼得罗维奇！”

“承认什么？”乌节尔科夫阴郁地问道。

“承认……不管过去多么可憎，总比这个强。”

沙普金指指他的白头发。

“以前我甚至从没想到过死。……我心想，即使遇上死亡，它也奈何我不得，可是现在……哎，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！”

乌节尔科夫满心的忧郁。他忽然想哭一场，热切地想哭，就像从前热切地渴望爱情一样……而且他觉得，他哭一场就会觉得轻松些，痛快些。他的眼睛湿润了，他的喉咙里已经哽着一块软东西，可是……沙普金在他身旁站着，乌节尔科夫不好意思让外人看见他软弱。他就猛的回转身，往教堂走去。

直到过了大约两个钟头，他同教堂主事接洽过而且查看过教堂以后，他才抓个空儿趁沙普金同司祭谈得起劲，想独自一人跑出来哭一场。……他悄悄溜到墓碑那边，像做贼似的，随时回头张望。那块小小的白色墓碑沉思而忧郁地瞧着他，显得那么纯朴，仿佛下面躺着的是个少女，而不是他那放荡的、离了婚的妻子。

“哭吧，哭吧！”乌节尔科夫暗想。

可是痛哭的时机已经错过。不管这个老人怎样眨巴眼睛，不管他怎样勾起要哭的心情，可是眼泪却没流出来，喉咙里也没哽着什么东西。……乌节尔科夫呆了十分钟光景，摇一下手，去找沙普金了。

哀伤

旋工格利果利·彼得罗夫在整个加尔庆斯克乡很久以来就以优秀的工匠出名，同时又是人所共知的最没出息的农民，这时候他正赶着雪橇把他那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去。他得走大约三十俄里远的路程，可是那条道路糟糕得很，官府的邮差尚且对付不了，更不要说像旋工格利果利这样的懒汉了。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。不管你往哪儿看，空中到处都是云雾般的雪花在盘旋，因此谁也闹不清这雪是从天上落下来，还是从地里钻出来的。他眼前只有白茫茫的雪片，既看不见旷野，也看不见电线杆子，更看不见树林，临到一股特别大的风向格利果利吹来，那就往往连车轭也看不见了。那匹衰老弱小的母马吃力地朝前走着。它的全部力气都耗费在把腿从很深的积雪里拔出来，同时把头探出去。旋工急着要赶路。他的身子不安地在赶车座位上颤动，一只手不时用鞭子抽马背。

“你，玛特辽娜，不要哭了……”他喃喃地说。“稍微忍一忍吧。上帝保佑，我们会到医院的，然后，一转眼的工夫你就得救了。……巴威尔·伊凡内奇会给你药水喝，或者吩咐人给你放血，要不然他老人家高兴了，就拿酒精什么的给你擦一擦，于是你那个病……那个……就从身上赶走了。巴威尔·伊凡内奇会尽力的。……他会哇哇地嚷，使劲地跺脚，可是他会尽力的。……他是个好老爷，为人和善，求上帝保佑他平安。……我们一到那儿，他马上就会从家里跳出来，开口骂街。‘怎么回事？为什

么这样？’他嚷道，‘为什么你不在看病的时候来？难道我是条狗，要成天价为你们这些魔鬼忙碌？为什么你不早晨来？出去！你给我立刻滚开。明天再来！’那我就对他说：‘大夫老爷！巴威尔·伊凡内奇！老爷！’可你倒是快点走啊，你真该死，魔鬼！驾，驾！”

旋工扬鞭打马，没有看他的老太婆，继续自言自语地唠叨说：

“‘老爷！我要像在上帝面前那样说真话……我凭十字架起誓，天还没亮，我就出来了。既是上帝……圣母……动了怒，送来这么大的风雪，我还怎么能按时赶到呢？您老人家看得明白。……再好的马也到不了，何况我这匹马，您看得明白，算不得马，简直丢人现眼！’可是巴威尔·伊凡内奇会把眉头一皱，嚷起来：‘我可知道你们这班人是怎么回事！你们老是找得出理由来！尤其是你，格利果利！我早就知道你！你大概一路上进过五家酒店！’我就对他说：‘老爷！难道我是坏人，或者是邪教徒？我的老太婆就要把灵魂交给上帝，她要死了，我还有心思去跑酒店！您说的是什么呀，求上帝饶恕吧！叫那些酒店见鬼去吧！’那时候巴威尔·伊凡内奇就会吩咐人把你抬进医院去。我就朝他跪下。……‘巴威尔·伊凡内奇！老爷！我们对您感激不尽！您原谅我们这些傻瓜和混蛋吧，您不要生我们这些庄稼汉的气！应该狠狠揍我们，把我们撵出去才是，可是您老人家反而为我们操心，您的脚都沾上雪了！’巴威尔·伊凡内奇会瞪我一眼，好像要打我，说：‘你这个傻瓜现在不用扑通一声跪下，平时少喝点酒，多疼点老太婆就好了。应该拿鞭子抽你一顿才是！’我就说：‘真的，应该抽一顿才对，巴威尔·伊凡诺维奇，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把我打死，是应该抽一顿！既然您是我们的恩人，亲爹，我们怎能不跪下？老爷！我说的是实话……就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……要是我蒙哄您，您就朝我的眼睛吐唾沫好了：只要我的玛特辽娜，也就是这个老太婆，病好了，恢复了元气，不论您老人家吩咐我做什么，我都给您老人家做好！要是您乐意的话，我就用纹路极美的桦木给您做个烟盒……做些打槌球用的球也

成，那种玩九柱戏用的柱子我也能旋出来，跟外国货一模一样……样样东西我都肯给您做！我一个小钱也不要您的！在莫斯科，您得花四卢布才买得着那样的烟盒，我呢，一个小钱也不要。’大夫就会笑起来说：‘嗯，行啊，行啊。……我领你的情！只可惜你是个酒鬼。……’我，老伴，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爷。没有一个老爷我不能应付几句的。只是求上帝保佑，不要迷了路才好。看这风雪有多大呀！我的眼睛全给迷住了。”

这个旋工唠唠叨叨，讲个不停。他信口讲下去，只求稍稍减轻点他那沉重的心情就好。他舌头上的话很多，然而他脑子里的想法和疑问却更多。冷不防，哀伤出其不意地抓住他，如今他再也不能清醒过来，恢复常态，冷静地思考了。他本来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仿佛处在醉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，既不知道哀伤，也不知道欢欣，现在心里却忽然生出剧烈的痛苦。这个逍遥自在的懒汉和酒徒发觉自己一转眼间成了忙人，满腔忧虑，心慌意乱，甚至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了。

这个旋工记得他的哀伤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。昨天晚上他回到家里，照例带着酒意，按照他的老习惯，开始骂街，摇拳头，可是他的老太婆却用以前从来没用过的眼光瞧了他一眼。往常，她那对老眼照例现出殉教者痛苦而又温顺的神情，就跟一条常常挨打而且吃不饱肚子的狗一样，可是现在她的目光却严峻而呆板，好比圣像上的圣徒或者垂死的人了。自从这对眼睛里有了古怪而不祥的神情后，哀伤就开始了。旋工吓呆了，就向邻居借来一匹劣马，如今把老太婆送到医院去，指望巴威尔·伊凡内奇会用药粉和药膏恢复老太婆以往的那种眼神。

“你，玛特辽娜，那个……”他唠叨说。“如果巴威尔·伊凡内奇问你我打过你没有，你就说：压根儿就没打过！往后我也不再打你了。我凭十字架起誓。再者我往常打你，难道是出于歹心？我想也没想，就随手打了你。我疼你。换了别人就不肯这么费劲，可是我就送你去……尽我的力。风雪好大，好大呀！主啊，这是你的旨意！只求上帝别叫咱们迷了路

才好。……怎么样，你腰痛吗？玛特辽娜，你干吗不说话？我在问你：你腰痛吗？”

他感到奇怪，因为老太婆脸上的雪没有溶化。奇怪的是那张脸本身显得特别长，现出灰白而浑浊的蜡色，变得严峻和庄重。

“哼，真是傻瓜！”旋工嘟哝说。“我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，跟你讲良心话……可是你，那个……哼，真是傻瓜！我干脆不把你送到巴威尔·伊凡内奇那儿去了！”

旋工放松缰绳，沉思不语。他不敢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：他害怕！他问她话，却没听到她回答，这也叫人害怕。最后，为要解开这个疑团，他没有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，光是摸一摸她那冰凉的手。他拉上来的那只手像鞭子似的掉下去了。

“那么她死了。糟糕！”

旋工哭了。他固然难过，可是更多的是懊丧。他想：这世界上，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多么快啊！他的哀伤还刚刚开始，不料结局就到了。他没有来得及跟老太婆一块儿好好生活，向她表明心迹，怜惜她，她就已经死了。他跟她共同生活了四十年，可是真的，这四十年就像在大雾里那样过去了。只有酗酒、打人、贫困，根本没有感觉到是在生活。事与愿违，恰恰在他觉得他怜惜老太婆，缺了她就没法生活，觉得他在她面前有很多不是的时候，她偏偏死了。

“是啊，她常常沿街要饭！”他回想往事。“那是我自己打发她去向人家要饭的，糟糕！她，这个傻瓜，应该再活十年才对，要不然，她也许认为我真是那样的人了。无上神圣的圣母啊，我这是把雪橇赶到什么鬼地方去了？现在用不着医病，却要下葬了。往回走吧！”

旋工拨转马头往回走，用尽力量抽马。这条道路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难走。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马轭了。这辆雪橇偶尔撞在小枞树上，一个黑糊糊的什么东西抓伤了旋工的手，在他眼前闪过去，于是他的视野里又只

有旋转不停的白茫茫一片了。

“再从头生活一次就好了……”旋工暗自想道。

他回忆四十年前玛特辽娜年轻，漂亮，快活，出身于富裕人家。他们把她嫁给他，是因为看中他的手艺。好生活的一切条件都有了，然而不幸的是，他一行完婚礼，就喝醉了，一头倒在灶台上，从那以后似乎就没有醒过，直到现在。婚礼他是记得的，可是婚礼以后发生过什么事，就是打死他，他也记不起来了，也许只想得起喝酒，躺倒，打架。四十年就这么白白过去了。

白茫茫的雪雾渐渐变成灰白色。天黑下来了。

“我往哪儿走啊？”旋工突然醒悟过来。“应该去下葬，可是我却往医院走。……就像疯了似的！”

旋工又拨转马头往回走，又扬鞭打马。那匹小母马使出浑身力气，喷着鼻子，一路小跑起来。旋工接二连三地抽它的背脊。……他身后响起一种磕碰声，他虽然没有回过头去看，却知道那是去世的女人的头撞响雪橇。空中越来越黑，风越来越大，天气越来越凛冽。……

“再从头生活一次就好了……”旋工暗想。“那我就要置备新工具，接受订货……把钱交给老太婆……对了！”

随后他把缰绳弄掉了。他找它，想把它拾起来，可是怎么也拾不起来。他的手不听使唤了。……

“那也没关系……”他想，“这匹马会自己走到的，它认得路。现在该睡一忽儿。在下葬或者举行安魂祭以前，歇一忽儿才好。”

旋工闭上眼睛，打盹儿。过了不大工夫他听见他的马站住了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他面前有个乌黑的东西，类似农民的小木房或者草垛。……

他应该从雪橇上下去，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他周身那么酸懒，与其动弹，还不如挨冻的好。……他就平静地睡熟了。

等到他醒过来，他看见自己待在一个大房间里，四壁都粉刷过。明亮

的阳光从窗外涌进来。旋工看见他面前有许多人，他头一件事就是想表现他自己是个稳重而且明白事理的人。

“该给老太婆办安魂祭了，乡亲们！”他说。“应当跟神甫说一声。……”

“好，行了，行了！你躺着吧！”一个什么人的说话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哎呀！巴威尔·伊凡内奇！”旋工看见医生站在他面前，就惊讶地说。“老爷！恩人！”

他想跳下床，扑通一声在医生面前跪下，可是他觉得他的胳膊和腿都不听使唤。

“老爷！我的腿上哪儿去了？我的胳膊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你跟你的胳膊和腿告别吧。……冻坏了！得了，得了……你哭什么？你已经活了一辈子，谢天谢地吧！恐怕你有六十岁了吧，那你也够了！”

“我伤心啊！……老爷，真是伤心！您宽宏大量地饶恕我吧！能再活五六年才好。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人家的马，该还给人家。……要给老太婆下葬才成。……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啊！老爷！巴威尔·伊凡内奇！顶好的密纹桦木的烟盒！我给您旋个球。……”

医生摆一下手，从病室里走出去。旋工完了！

唉，公众啊！

“够了，我再也不喝酒了！说什么……说什么也不喝了！现在总该明白过来了。应当工作，劳动才对。……你要领薪水，那你就该诚实而热心地工作，本着良心干，牺牲休息和睡眠。你不要无所事事。……你，老兄，已经习惯于白拿薪水，这是不好的……不好的啊。……”

列车长波德佳京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训诫以后，开始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劳动愿望。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，可是尽管这样，他还是叫醒列车员，跟他们一起到各个车厢里去查票。

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他叫道，快活地把剪票的钳子捏得嘎吱嘎吱响。

那些睡熟的人笼罩在车厢的昏暗里，惊醒过来，晃着脑袋，拿出车票来。

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波德佳京对二等客车里一个乘客说，那个人精瘦，露出青筋，身上盖着皮大衣和毯子，四周放着一些枕头。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

那个青筋嶙嶙的人没有答话。他睡熟了。列车长碰碰他的肩膀，不耐烦地又说一遍：

“您的……车票！”

乘客打了个哆嗦，睁开眼睛，惊吓地瞧着波德佳京。

“什么？谁？啊？”